



这是个神奇的地方：迈上一步，一位汽车设计大师突然立体地出现在你的面前，面对面和你聊天，而他本人已去世多年；打开按钮，一辆车突然伴随着音乐跳起舞来，它同时还在眨着眼睛微笑；踩下油门，放大数倍的汽车“心脏”轰隆隆地向你展示它是如何向“全身”供血……。这许许多多的奇妙，全都“藏”在北京南四环边上的一座酷似大眼睛的建筑——北京汽车博物馆里！

“大眼睛”建成于2011年，建筑面积约4.9万平方米，自上而下分为创造馆、进步馆、未来馆和中国汽车工业经典藏品车展。跟随讲解员，我们先来到“过去”。

汽车与人的关系源于车轮，当第一条车辙出现在大地上的时候，人类的出行方式就开始了变革。5层创造馆入口处有一条长长的车辙向前延伸，伴随着整个“旅程”。一辆指南车静静地立在淡黄的光线下，诉说着车在遥远的过去的故事。指南车的指向仪指向南方，一指就是上千年，牲畜拉着车辆慢慢地走过了这段长长的岁月。到了近代，车辆才摆脱了生物动力，使用汽油动力，成为真正的汽车。

也许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汽车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但汽车博物馆告诉我们，早在17世纪，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就在北京制造了一辆用蒸汽机驱动的汽车。这辆小巧的“概念车”，车体长度只有大约60厘米，拥有4个车轮和1个导向轮，用车身中央的锅炉产生的蒸汽驱动。在制作这辆汽车模型的同时，南怀仁也记录了他工作的全过程，并寄回欧洲公开发表。也正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根据南怀仁当年记录复制出来的这辆古老的蒸汽汽车。

下到4层，我们“走进”了汽车的内部。一辆悬挂的汽车吸引了我的目光。这种悬挂特别，不是整体悬挂，而是肢解分离悬挂，参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汽车的每一个部位，对它内部结构了如指掌；但从远处看，它还是一个整车的形状。

北京汽车博物馆

沿着车辙去思索

□ 梁子

那么，这些部位是怎么组装的呢？组装的流程是什么样呢？

走进一个四面是墙的房间，坐到一辆待组装的车坯上，灯光暗下来，伸手不见五指。突然，前方及左右墙上出现了影像，这分明是一个立体的汽车组装车间。随着墙上的影像变换及车身的启动，我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辆车，被传送带送入车间。车两旁的机械手开始运作，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从组装零件到喷漆，观众从车的角度感受到整个组装过程。这种人车合一的感觉非常奇妙。讲解员介绍说，当汽车普遍进入人类的生活后，人与汽车的关系从利用和被利用发展到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我们在呵护使用它，它也在呵护影响我们。”呵，原来汽车也有“哲学”！

了解了汽车的历史，才能知道汽车的今天；了解汽车的结构，才能知道汽车为何能奔驰在道路上。“大眼睛”在默默记录这一切的同时，遥望汽车工业的未来。

迈进未来馆，一个悬挂着很多水晶方块的立体主题造型首先映入眼帘，每一个透明水晶里都放着一个孩子设计的小汽车，造型各异、千奇百怪。未来汽车的小设计师们，没准儿就在这里启蒙。在这儿，小朋友还可以通过听故事、观看汽车视频、驾校培训、亲自组装汽车、智能答题游戏等，亲身感受汽车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学习汽车知识，树立公共安全和节能环保意识。

当然，未来馆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展示汽车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走在玻璃地面上，人们可以看到北京西直门附近交通最拥堵的地段，整个路面全被小轿车塞满，汽车带给城市的压力不言而喻；玻璃地面上方，悬挂的投影柱则分别反映了汽车带给人类社会的另外三大问题——能源消耗、污染和交通事故。逼仄的四维环境会逼着参观者们反思：为了便捷的生活，我们付出了什么？怎样才能拥有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未来？也许，我们真该好好思索一下了，为科技的明天思索，为汽车和人类的明天思索，为地球的明天思索……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

李丹 梁婧 教蓉

邮箱 jrbzmzk@163.com

艺术电影能否逆光飞翔

□ 张忱



7 星期话题

在电影市场上，艺术电影是实现文化多样性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让整个电影业摆脱同质化、低龄化困扰的利器。

整个8月，上海艺术电影联盟都将上映《逆光飞翔》、《到阜阳600里》、《转山》和《碧罗雪山》4部艺术影片。今年7月该联盟正式启动以来，联盟旗下的10家影院每天都会放映至少两场艺术电影，让一批口碑甚佳但卖点有限的佳作获得了更多与观众见面的机会。近年来，国内电影票房迅速增加，银幕数也从2002年的1845块增加到了2012年末的13118块，可艺术电影、小众电影却只在市场上占据了极小的份额。在此次联盟启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像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这样的艺术影院一直都在孤军奋战。

在只讲商业原则的电影市场上，“硅片与土豆片没有区别”。但若抛开赚钱的因素不谈，艺术电影确实是实现文化多样性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让整个电影业摆脱同质化、低龄化困扰的利器。那么，我们到底是否应该支持艺术电影？艺术电影又能否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呢？

□ 商业原则之外

8月登陆上海的这4部艺术片皆非新作。在本次播映前，它们都曾在不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并先后在国内外公映，赢得了不俗的口碑。如6月上映的台湾电影《逆光飞翔》，就被称作近年少有的“零差评”电影。但由于没有明星、缺乏宣传，此类电影的知名度、排片率和票房均不理想。对于大量观众来说，这些片子还完全是“新面孔”。

导演王小帅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影院迅速扩张，但都是在为商业大片服务，偏向艺术或有文艺味道的影片多年来还是在原地踏步。的确如此，去年末引进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一次别离》和《艺术家》在影院难觅踪迹，今年的《逆光飞翔》上映之初获得的排片率仅为约3%。而与后者档期接近的《小时代》、《富春山居图》等商业电影的排片率则高达30%到40%，在黄金时间占据了大部分银幕。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商业垄断，以至于《逆光飞翔》出品人、导演王家卫说，遗憾的是一部一致叫好、正能量、“零差评”的好电影，上映次日全国排片只有2.8%，观众纷纷吐槽欲看不能。是观众在选择电影，还是影院在替观众选择电影？观众需要好电影，中国需要好电影。在坚持做好电影的路上，我们即使逆着光也要飞翔。

在单纯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环境里，艺术电影显然很难生存。从纯商业的角度看，影院以上座率为标准选择电影无可厚

非，以市场规律淘汰不赚钱的产品似乎也无不可指责。但中国观众需要好电影，在对外交流时也需要一些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而在目前这种以商业放映为主导的状况下，大量优秀艺术电影由于受众更少而被遗忘，很多有勇气、有想法的导演被忽略。如何让艺术电影在商业原则之外获取生存空间，保持电影多元化便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评委会主席、英国导演汤姆·霍伯说，中国应保护和注重电影在艺术上的成长。中国有快速发展的票房前景，银幕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我们首先应把电影作为艺术形式来尊重。在英国，电影的艺术性更被看重，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影太商业化了。法国文化部长菲里佩提说，我们不应该把文化作为与别的商品等同的东西看待，把文化放入市场肯定需要一定的文化例外。我们需要创造特定的环境，甚至要帮助非商业的、文化气质和艺术气质比较高的电影，达到进入市场的公平度。

□ 差异化放映

在毫无区分的市场上，艺术电影即使能够获得放映机会，也将很快销声匿迹。但商业影院以盈利为目标，放映艺术电影往往会损失一定的票房。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艺术电影的放映问题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小帅认为，法国是在市场经济下处理这一问题的最佳模板。他说，法国在全国5000多块银幕中划出2000多块作为艺术影院专用，国家不仅税收上有支持，甚至每年给予补贴，前提是你不能上商业大片特别是美国大片。另外，法国还规定一部影片在任何一个影院的排片率都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菲里佩提说，这是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考虑作出的硬性规定。市场经济不等于没有约束，不等于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没有约束的市场经济是业余的市场经济。

由此看来，差异化放映当是让观众在影

院中看到艺术电影的一个办法。

相对而言，我们对于艺术电影放映的扶持则相形见绌。国内对新上映电影的排片率没有硬性规定，院线在排片安排上处于强势地位，而拥有院线投资的电影往往能获得更多放映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有业内人士建议，在上映之初的几天，至少应给新上映电影不低于5%的排片率，让观众有充裕的时间来评判电影的质量高低。如果总是将艺术电影排在上午或者深夜，那影片从一开始就会陷入被动。

国内纯粹的艺术影院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加上为数不多的非营利性放映机构，专门用来放映艺术电影的银幕占比也极低。像这次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在商业院线中辟出一块“特区”，以弥补艺术影院数量的不足。

这种方法能否持续，依然要打个问号。上世纪我国曾出现过零星的艺术影院，但后来都因入不敷出而改弦更张。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近日通过微博表示，如果影院因放映艺术影片而亏损或少收，那就绝不可能持续。观众不是问题，片源有限，但能克服，最根本的问题是放映艺术片的影院能否享受政府税收政策的优惠和鼓励，让其在经营上不吃亏。这方面没动静，单靠一个松散的联盟，最后只能是昙花一现。

在政策到位之前，艺术影院只能通过更加精细的营销来吸引更多受众。相对于商业类型片，艺术电影可谓风格迥异、千差万别；艺术电影观众的喜好也各有不同，要挑到一部合自己口味的片子，往往需要影评的帮助。而目前的影评往往只和影片质量相关，很少涉及观众心理与情感。若是艺术影院能与某些中立的媒体平台合作，通过影评让观众更加细致地了解观影后会获得哪些情感满足，也许会吸引更多人买票进场。

□ 走向新媒体

随着影院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逐步提升，

影院在放映艺术电影的同时避免利益受损，其难度也将越来越大。前不久，美国导演卢卡斯就曾预言，在将来，只有少数大片会在影院播映，而且票价很高；其他所有电影则将在小显示屏上播映。电影业务都将成为互联网业务，有的电影“只需要100万人买单，就可以活下来”。

播映成本更低的新媒体，也许能为艺术电影提供长期的播放渠道。在美国，就有一家名为SnagFilms的公司，专门为小众的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提供发行渠道，满足用户不同于商业片的电影需求。据报道，SnagFilms通过两种模式帮助电影人盈利：一是广告收入。SnagFilms允许用户通过PC、平板电脑、机顶盒、游戏操作平台等渠道免费观看电影，但这些电影在播放之前已经放置了广告，电影人可以从广告收入中获益。二是发行费用。用户可以通过有线电视、智能手机等终端付费点播、租赁和下载SnagFilms的电影，电影人也可从中分一杯羹。目前，iTunes和亚马逊，以及付费影视渠道Hulu Plus、电影租赁平台Netflix，都是SnagFilms的营收来源。如今SnagFilms可以为用户提供超过4000部独立电影，用户达到了千万级别，并且数次获得风险投资。

在可见的未来，4G网络将为用户提供更快的网速和更好的上网体验，利用移动终端播放电影的流畅性和清晰度都将大大提升，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潜在市场。相对于能在短期形成观看热点的商业电影，艺术电影更适合长期播映，就像缓释胶囊一样，慢慢地发挥威力，慢慢地吸引观众，让观众感受到其自身的价值。而互联网拥有明显的“长尾效应”，品种多、点播量少的艺术电影叠加在一起，日积月累，就会形成相当可观的收益。

虽然我国的版权保护环境和电影播放政策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国内也还没有像Netflix这样的付费影视平台，很难照搬SnagFilms的经营模式，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艺术电影虽然属于小众，但通过正确的方式，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某处沉默 在何处高歌

□ 章木扬

歌，我要做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不会了，我只会唱歌。

看着这位从脑瘤手术中走来的人，听着他演绎的《存在》和他自己的存在故事，头一次觉得有人唱起这首歌时不显得无病呻吟。我突然想起了刚出版了新书《出梁庄记》的梁鸿。她在最近的访谈里说，如果你比较高望重，你在梁庄里会非常受到尊重。但是一旦走出那个梁庄，到城里面当装修工，你马上变成一个沉默的风景。你所有的尊严、所有的价值都统统被忽略。农民的仰望星空没有被我们感知，他们的仰望星空被我们这个文明，被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的体系，包括我们自身都遗忘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或许这是现代人遇到的同一种存在的困境。一个人只是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里，才能够感受到尊严，而一旦离开了这种环境，迁徙到别处，生活在另外一种体系之中，就会陷入沉默。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如此。完全可以想见，在城市间迁移的单冲峰，在舞台之外一定是沉默的，很少有人有耐心聆听他的过往，感受他对生命的理解，就像梁鸿笔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一样。这两位讲述，不约而同地让我们意识到了那些被忽略的价值。

这种忽略，存在于精神层面，中外皆然。在《与故土一拍两散》里，王昭阳写道：“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划分成败的指标，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长的孩子极难适应和理

解的两项——酷与性感！”这种标准犹如“无形无重的砖瓦巨石，筑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自以为是的眼神中”。而生产酷与性感的那套机制，最终将人扁平化，塑造成同一个样子：不停地消费，用青春和腰包支撑曼哈顿精品店与旧金山的名利场，明明弄丢了自我，却还以为是在张扬个性、品味时尚，就像《小时代》里的几个娃娃。

面对生产酷与性感的那套机制，面对强大的话语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存在？是随波逐流让自己保持沉默，变得和别人一样扁平？或是勇敢地挣脱牢笼，保留自己的方式？就像印度的男子，在西服流行全球的时候，依然经常穿着与众不同的民族服装。这是一种幸运么？

七日

一个人只是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里，才能够感受到尊严，而一旦离开了这种环境，迁徙到别处，生活在另外一种体系之中，就会陷入沉默。

上一期的《中国好声音》里，得过巨型脑瘤的单冲峰演唱了一首《存在》：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该如何存在。他说，我是一个死过一次的人了，我跟别人唱歌的感觉不一样，我是在用生命来唱